

◇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船过处，好像犁地一样划开一道深深的痕。无垠的蓝色中凭空生出一道白色，泡沫滚滚，不断炸裂。那是伤口吗？明明看到它很快愈合了，并无一丝痛苦之态。那是欢乐吗？但它的肃穆在风声中更显肃穆，不苟言笑。那道痕迹紧紧跟着船跑，前赴后继，一边消失一边萌生，总也甩不掉。水面貌似柔软平和，却也暗地生硬。船速稍微快一点，便颠簸起来，咯噔，咯噔，如同开车轧在隔离带上。

立于船头，全神贯注，只盯着海，被其阔大淹没。船渐稳，人渐静，海面上的事物开始显露出来。

我看到白色的海鸥翅膀轻盈，斜着扑下来，貌似把船上人当成了猎物。快接近时倏忽上移。在其活动范围内，一只黑色的大鸟（应该是鹰吧）直直地向上飞翔。二者的体量差不多大，而我无来由地断定若两只鸟一对一打起来，一定是黑色的赢。白的软，黑的硬。黑色为捕食者，白色为被捕食者。好在它们彼此视而不见，不一会儿便都没了踪影。船舷处，一只蝴蝶仿佛拼命挣扎的落水人，翅膀毫无章法地抖动，可怜巴巴，谁看见都为它担心。它从船舷飞至游艇二楼高处，抖动的翅膀仍未回归正常。或许是风太大，它慌乱的样子成了

船

常态，游艇来回一遭，去时见到这只蝴蝶，回来又见。它一直跟着这条船吗？蝴蝶蝴蝶你好怪。另一活物为鱼，不得其名，未详其形，从海水下面突然蹦出来，溅起的水滴，珍珠般烘托着半尺来长的鱼身，又一起落到海面。海面复平的瞬间，我的心里涌出莫名的忧伤。

两座岛屿。第一个，从远处看，像一只拳头，紧紧地握着，担心它突然伸开，把海面打散。靠近一些，小岛像半个绿色的头颅，嘴巴和鼻子都隐在水下，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都是那个样子，也不知道是否憋得慌。再靠近些，小岛四周一圈白色的沙滩，甚至，树木也能逐渐看清。一个纯粹的岛屿露出身形。顿觉兴味索然，转过头去。另一岛屿，长条状，上面并不均匀地站立着数座脚手架。有消息说该岛屿已成为一个巨无霸网络公司的地盘，多年以后，这里要兴起一座科技城。一股热气从岛上隐隐散发出来，船只远远地绕过，似乎怕被那不断蒸腾的热气熏熟。

船不停地走，偶尔晃一晃。船者，穿也。它的行走，把一切全不相干的

事物串联起来。这多神奇！船与它们，也是不相干的事物，但偏偏只有它成了黏合剂，边走边唱，边走边粘连。事物们成了一个整体，彼此进入，发生化学反应，形成了一个想法，一个影响着我周围每个人生活的价值观。

只要是想法，就会执于一端，排斥其他。我以为人到海上或可彻底打开，人与天地交融。宇宙回归混沌，明晰的混沌。条理清楚，再无纠缠。什么想法，什么诉求，什么意识，统统糅合，世界大同。岂料我还是被游艇穿起来的这样一个明确的想法裹挟。尽管它宏大，我恐惧；尽管它温和，我看见背后的霸道。这不是我想象的样子。转念一想，如果没有船呢，这些事物岂不是连生命都没有？

两小时后靠岸，我和带着体温的人们鱼贯而出。刚才还在海面上漂荡，离地数米，此刻踏上硬硬的土地，换了人间。出租车、私家车，连成一行，有人探出头来招呼着刚刚下船的人。不远处，高架桥、飞机场、地铁站，互相连接。船只默默地看着它们，又抬头看到飞机。

海陆空。

船只知道自己还要行走，还要继续做那件事，直至完成。

匠心

精和科技创新；“匠”则是要传承和奉献的精神。急救科医生雷鸣也是工匠，在他的推动下，医院的ICU病房插上了翅膀，也增加了康复功能，他对“工匠”的理解是，要实干，要创新。

还有一位是最年轻的电焊世界冠军王学宇，他说，工匠就是要比别人做得精、做得细、做得快，把每个细节都摸索出来后，再分享给大家。他研究各种焊接材料，失败过无数次，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攻克难关，终于拿下了钛合金焊接的技术。我们跟他开玩笑说，现在你焊的已不是钢板和铁门了。他说，是的，他焊接了自己的人生，那些飞溅出的人生火花，也终于让曾经不理解他的父亲认可了他。

那日，我和两个孩子聊这一年的收获，我们不约而同说到匠心，不过他俩说的是学校的劳动教育。女儿说，小学时候，教室里用黑板和粉笔，现在是白板和白板笔，放学做值日，要把这两类“板”都擦干净，可得用不同的方

法。女儿从小爱劳动，可我没想到，她居然还研究过这些。巧的是，儿子学校让他们创造发明劳动工具，用可以实现的小工具创新劳动工具。儿子也突发奇想，在长尺的一端，粘贴上湿巾，伸到床底下、柜子底下扫灰。学校设计这样活动的一番苦心，应该也是希望他们从小就能有一颗爱钻研、肯创新的心，这大概能算得上是匠心的1.0版本。

《诗经》里说：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说的就是古代工匠在雕琢器物时执着专注的工作态度。匠心包含的内容很多，能掌握卓越的技能，有相信自己的勇气和能创新的意思。想起还有一位上海工匠朋友陆敏，她的蓝莓基地是上海最早成功投产的蓝莓基地，她愿意去做周围所有人都不看好的事，不管听到过多少反对的声音。那天，她对我说：“相信自己行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际去做一次。”在“好物有匠心”和陆敏“相信自己”的鼓励下，我继续拿起刻刀，那枚“业精于勤”的章第四遍终于过关了。看来，好东西如匠心，不那么容易习得，却值得一直追求。

土豆

乐活自在，让人看到老人家的风雅。

土豆其貌不扬，憨实朴拙。是最寻常的菜蔬，深受群众喜爱，既登得大雅之堂，也进得寻常百姓餐桌。土豆是大众菜，去饭馆吃饭，不知道点什么菜时，点上一个酸辣土豆丝，准会受到欢迎。

爱吃土豆，无论是炒丝还是切片，都好。有时也会专门买些小土豆蒸着吃。绵绵的有一丝甜，吃在嘴里沙沙的，好吃。

土豆烧牛腩平时做得多。牛肉切成小块，用开水焯一下，放入油，白糖，加料酒，八角，干辣椒，洋葱煸炒，加一小个西红柿切碎入锅加水小火慢炖三十分钟。将土豆切小块入锅，加盐，至

土豆绵软后，收汁起锅。土豆金黄，牛肉软烂，极下饭，孩子喜欢，是我家餐桌上的家常。土豆烧排骨也是好的。

新疆大盘鸡，土豆是必不可缺的。三黄鸡切块，焯水。锅烧热加油，白糖上色，加料酒，花椒，八角，草果，葱段，大蒜炒干，放入青椒翻炒，最后把切好的土豆块铺在鸡上，加开水，盖上锅盖焖干。起锅，土豆清香，鸡肉醇香，青椒香辣，滋味袭在鼻尖。大盘鸡端上桌，土豆黄澄澄，鸡肉酱赤精亮，一桌子人吃得顾不上说话。

吃火锅一定要有土豆片的。友人爱吃脆的土豆，我偏好绵的。脆的时候她吃，绵的时候我吃，吃得默契，各得所爱。这是与友人吃饭的乐趣，熟悉，无拘束，自在。人至中年图的就是欢欣与自在。人生若能够如土豆一样，滚着向前，滴溜溜地，经得起摔打，波澜不惊地过一辈子，该是幸福的。

◇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许久没有拿起篆刻刀了，刚空下来，就决定学刻一枚“业精于勤”的章，我很认真地刻完，没想到，被老师打回重刻。重刻三次，我有点气馁了。想起自己的几位工匠朋友，择一事，终一生，“好物有匠心”这个词，形容的就是他们。这大概算是我今年收获到的最好的东西——他们对“工匠”二字的不同理解，其实，就是那份匠心。和工匠朋友们聊天，他们三句话不离本行，话题也绕不开“工”和“匠”。

苏军，“90后”，通过自荐评上了浦东工匠。问他怎么会想到自荐，他说自己身边有一群工匠领导和工匠同事，这就是感染力啊！苏军从事的是器官芯片的开发、线粒体基因的编辑以及肺腺癌肿瘤标志物的研究，这些听起来有些复杂的名词，却和老百姓的健康息息相关。但在大学时代，苏军的研究领域是生物医药，如今的研究则是需要在原来知识储备的基础上学习材料化学、物理流体力学，这无异于让喜爱打篮球的他去学跳水。聊天时，问他怎么理解“工匠”，他说，得把两个字拆开解读：“工”就是要掌握一个卓越的专业技能，要不断地精益求精

素爱吃土豆。屋里总少不了放几颗。有时来不及吃就发芽了，放在陶盆用水养着，不想竟开花了。

第一次见土豆开花，颇有些惊喜。土豆花期很长，傍晚渐渐合拢，清晨又开。淡淡的紫，浅浅的香。开开合合有数十日了。笨拙的土豆，花开得却雅致，对它又多了几分好感。

土豆学名马铃薯，又名山药蛋、洋芋、洋山芋、洋芋头、香山芋、洋番芋、山芋、阳芋、地蛋、土豆等。马铃薯在不同国度，名称称谓也不一样，在美国称爱尔兰豆薯，俄罗斯称荷兰薯，法国称地苹果，德国称地梨，意大利称地豆，秘鲁称巴巴等。在清贫的岁月里，汪曾祺先生曾在沽源为马铃薯作画。在研究马铃薯的日子里，画了《中国马铃薯图谱》，这实在是马铃薯家族的幸事。汪曾祺先生不但描摹了土豆花风致、土豆块的样貌，还以此为乐，以牛粪烤土豆，

◇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